

山西通志

册八十五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三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臧羅石麟奉

旨修輯

人物三十

絳州

唐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歷驃
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元武門承乾車騎將軍馮
立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元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
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
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
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

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
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他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業田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市
會郎將劉君弼爲高巖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
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師攻安市城莫離支遣高延壽等
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仁貴恃驍
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
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上望見遣使馳問白衣者誰曰
薛仁貴上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遊擊將軍雲泉
府果毅令北門長師還上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
外事莫如卿朕不喜得遼喜得虢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
宗幸萬年宮山水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仁貴曰當緩急

安可懼死登門大呼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上曰賴卿
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
泥孰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
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
暴而陛下至德也上納之遂還其家屬泥孰請隨軍効死
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高麗破之於貴端城斬三千
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將溫沙多門戰橫山
獨馳入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多殺官軍仁貴
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擒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
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上曰古稱穿七
札卿試以五甲射之仁貴一發洞貫更取堅甲賜之時九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二
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
虜氣懾皆降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
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
遂衰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龐同善高倌往慰納弟
男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
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
仁貴擊虜斷爲二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
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
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遇賊破殺萬餘人
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降它四十城相率
送款威震遼海詔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
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

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
元年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
封擊吐蕃以援吐谷渾待封恥居其下頗違節制初軍次
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
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
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
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
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糧仗
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
遂敗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沒坐除名尋起雞林
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赦還上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
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三
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擊突厥元珍於雲州
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
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
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
都督官給輿護喪還

裴琰之絳州聞喜人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刺史
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
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
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旣與奪當理而筆詞勁
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
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卒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仁基子幼蔭補弘文生貞觀中
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謂曰吾用兵
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武昭儀將
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秘議語泄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
麟德二年累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歸附召爲司文少
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元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
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
故事上元三年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儀
鳳二年十姓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詔
討之行儉曰吐蕃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生事
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
蕃權以制事可也詔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四
賀延磧風磔晝冥導者逃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
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
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
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宜駐軍須
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會長僞約畋曰吾
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
勒部伍數日倍道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問安否外若
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
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
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會長悉來請命竝執送
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釋令前往諭其
主并言擒都支狀遮匐乃降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俘至上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
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尙書兼
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叛單于管
二十四州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敗死詔行儉爲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
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
餘萬旗幟亘千里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被寇鈔軍
餒死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伍輩齎陷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寇果掠車羸兵走賊驅就
水草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塹壕旣周更
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

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貳伏念密送款且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降突厥餘黨悉平上悅遣戶部尙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卒議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行儉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

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復爲金山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遣官護視家事子能立乃停中宗初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隸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劇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召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六
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
色不少吝上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十餘物橐駝馬牛稱是
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
澣讀書不廢嘗以業未就辭薦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
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寢遷黃
門侍郎調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上幸東都
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
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中宗立改中書令以令執政事筆
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
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由是豫王嗣立以定策功封
永清縣男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爲天下母

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承
嗣又欲害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炎固爭未幾賜爵河東縣
侯炎謀乘武后出游龍門還政於上會久雨不出徐敬業
兵興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粲
構之捕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
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無異圖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
儼繼辨之竟被害於都亭驛炎被劾卒不折節籍其家無
儋石之贏睿宗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

裴佖先聞喜人炎從子蔭太僕丞後坐流嶺南上因變求面
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法當誅尙何道對曰陛下
唐家婦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
辟奈何遽王諸武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

愚謂宜還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命杖之長流灤州又流北廷五年貲至數十萬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訶事十常知七八時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伯先前知逃奔遂械繫獄都護以狀聞會更遣使安撫十道繇是伯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太子詹事亟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免後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王劇通孫勃兄也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劇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劇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劇用劉思禮爲箕州刺史思禮潛謀劇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遇害神龍初詔復官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脊子少孤母喪哀毀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永淳初旱悉廩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時破軍慶善二樂舞入上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

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議乾陵禮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覈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拂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尙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尙書

薛訥字慎言仁貴子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來俊臣受賂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私一家報上不與後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突厥藉言廬陵王若東宮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講武新豐爲左軍節度時唯左軍與解琬軍不動上令

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訥建議請討詔帥衆二萬出檀州時方暑訥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饗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詔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盡亡其軍坐奪官爵俄而吐蕃坐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虜數萬擒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上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次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

諡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范陽節度使長子徵亦拜羽林將軍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討契丹不利妄言賊有蛇虎導軍拜季昶河北道按察使馳至軍斬味虛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髡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張易之等勸桓彥範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諸武彥範不能斷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以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爲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初贈左御史大夫賜一子官季

昶剛烈敦愛故舊尤敬禮有名士

裴子餘守真子事繼母孝中明經補鄆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謚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長史陳崇業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番戶爲奴婢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子餘執對不撓遂誅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諡可無愧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裴耀卿字煥之守貞子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帑法耀卿責豪門坐賈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十一
預給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地廣而戶寡會東巡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上次宋州宴從官歡甚謂張說曰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懼功不成不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上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

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茂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寢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厥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尙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厥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傍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上然其計拜黃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十一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乃置河陰集津三
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
費三十萬緡或請以緡錢納於上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
其可乎敕吏爲和帑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尙書左丞相
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賊杖六十流古州上言刺
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
逼辱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
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
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竝
停則有再生之實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
隴右節度使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嘉運
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以

立事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乃促嘉運詣部卒
無功還天寶初進尙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
之土曰耀卿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默然慚居一歲
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裴行立守真孫重然諾舉動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
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除河東令寬猛時
當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來乞
兵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
范廷芝皆谿洞豪也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効故能得
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約曰異時復然爾且
死後踰期笞殺之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
賊叛討平之俄爲安南都護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騎常侍

裴光廷字連城行儉子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
爲御正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坐武三思壻貶郢州司馬
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以職業稱元宗有事岱宗
中書令張說恐塞外乘間竊發召光廷謀守邊對曰封禪
所以告成功今將告成而懼戎狄非昭德也甚於名實乖
矣夫諸蕃突厥爲大近願修和好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
赴行在必欣然應命諸蕃君長將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
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
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撰瑤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

太子諸王謝規諷意光廷又引文學士直弘文館撰續春
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上修經光廷等作傳未就時有
建言唐爲金德者百官普議光廷以符命表著不可改亟
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大臣不利使禳
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
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不限資考獎拔惟其才往
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後士人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
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
擬又促選限盡正月及卒蕭嵩奏罷之博士孫琬以其用
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
張九齡文其碑

裴寬聞喜人性通敏工騎射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人以鹿餉寬寬瘞之詵嗟異引爲按察判官妻以女尋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殺人王毛仲將鬻其獄固執不宥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奏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上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北平軍使烏承恩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悉歸之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爲戶部尙書兼

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盛譽寬政上嗟賞睠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構寬請屬事貶睢陽太守復坐韋堅親貶安陸別駕丐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尙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裴灌琰之子侍久疾十餘年不甯仕琰之歿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崔湜鄭愔坐奸賊詔灌按訊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旱甚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役不止灌上疏諫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
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善
張說說數薦之而雅長於敷奏上亦自重焉擢吏部尙書
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懿

高秀岩稷山人開元中從擊吐蕃以功授萬福府別將賜緋
魚袋仍留衛京都累遷戶部尙書兼河東節度使安史之
亂肅宗在靈武秀岩星奔行在獻謀刻日期復兩都帝善
之隨郭子儀李嗣業舉兵預有勞積疾亟遺訓諸子曰潔
己者事君之本精誠者神明之祐母近儉人母遠耆德子
八人皆顯

裴稹光廷子以蔭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將立爲儲貳
陳申生戾園禍以諫上改容謝之授給事中稹辭上善其

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
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爲度支郎中卒諡曰
節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
干當世年旣長始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
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不軌論遵慶全救數十族
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
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
蕭華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以
遵慶忠厚大臣奉詔宣慰僕固懷恩懷恩將入朝旣而范
志誠沮之遵慶脫身赴行在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
制改吏部尙書以尙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

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大曆十年卒年九十餘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嘗著王政記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寅御史大夫向另有傳寅子樞進士有經世才累進右僕射爲朱全忠殺於白馬驛

裴諝字士明寬子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史思明故爲寬將及入洛迹獲之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宗室謂陰緩之全活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屢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拜河東租庸鹽鐵使入計上問權沽利

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上復問曰臣有所思上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卽對上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將蕞陵事禁屠殺尙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上謂不畏疆禦善之或曰尙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乎諝笑曰非君所知尙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上然之乃悉歸有司諝惡法吏舞文或挾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宿怨爲重輕獻獄官箴以諷坐事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謂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裴胄字印叔寬弟子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爲支使栖筠爲御史大夫引胄殿中侍御史爲元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人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爲載復讎會胄部人積胄雜俸爲賊炎遣員寓蔓劾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

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待中使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薛嵩訥子氣豪邁不冝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至嵩迎拜懷恩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邢節度使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弟粵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牙將裴志清逐之粵奔洛州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鞠隱士劉綱勸曰爲樂

甚衆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

薛平字坦途嵩子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粵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醴水旱還濡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尋復帥鄭滑李師道平徙平盧軍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詔援棣州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衆潰歸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敗降

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威震一方遷檢校尙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障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薛從字順之平子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賑卹使趙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尙書

裴向字素仁遵慶子以蔭得調建中初署同州判官李懷光使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脇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殉民皆駭散向獨詣壘開諭之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尙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

裴佶字弘正綜子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詔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佶請代役要如程時稱其義上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建議討李懷光上深器之盧杞起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獠逐黔中觀察使韋士文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尙書右丞時李異以兵部尙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佶至以爲不可

異乃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爲國子祭酒工部尙書卒贈吏部尙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友皆第一流尤善鄭餘慶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裴肅聞喜人僑濟源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三子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表掌西川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遣度宣諭弘正郊迎趨跪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五坊小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使閱鷹狗下邽令裴寰不爲禮因搆寰送詔獄度見延英
言寰無辜上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
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上色霽乃
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上意合
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
顏破時曲兵上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
謀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荆
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帽氈厚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
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
度安二鎮反側上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
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
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是

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偵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
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
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喪爲禮儀使上議置冢
宰度曰冢宰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
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鏐家奴告鏐子稷
易父奏沒冒遺獻度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
其私恐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乃命殺二奴時討蔡數
不利郡廷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
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十
二年宰相李逢吉王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
督戰上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
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度請易其辭室疑
間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
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
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
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而出李逢吉於外度屯郾城勞
諸軍宣朝廷厚意士爭奮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
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
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
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夜不然燭饋
遺酒食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民
始樂更生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止之度笑曰吾爲彰義

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以馬總
爲留後度入朝會命監軍梁守謙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
復與入蔡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
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三上書
極論程昇皇甫鏘不可相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繼人始得
乘罇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
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
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誅之乃詔宣武義
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請自黎陽濟以合兵宰相
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
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
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

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師道果擒五坊使楊朝汶收大賈張陟家直券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梃捕盧坦家客責償盧大夫逋券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橫恣上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上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上嘗語人臣當勵善砥公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上曰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鋪所搆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初進檢校司空加鎮

州行營招討使討朱克融王廷湊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度上書痛暴稹過惡上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復交章極論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上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狀并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上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奧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上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

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上欲必出牛元翼更使
度騰書布旨拜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
偕慢劉悟舉軍執之上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
與政辭不對上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
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
陛下亦知之邪上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何不自聞度
曰雖悟得聞恐陛下必不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尙未
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上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
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
羣盜隱然破膽矣上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
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上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
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

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
逢吉險賊善謀共諷上自襄陽召還拜兵部尙書度居位
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數請到內殿求立太
子翼日乃見上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內結宦官醜
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
廷湊屠元翼家敬宗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
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
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
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
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
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
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感悟謂處厚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上於是復度兼平章事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符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上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上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上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

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己并訴所賜濫惡又旬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上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卽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旣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上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時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今方

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矣上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劉克明之變定策誅賊黨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跡避禍時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勛業久居上乃共訾其跡短之因度辭位卽白上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上書申理全活數十姓

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責令主償負繫三年度言之得釋時闡豎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集賢里第午橋綠野堂把酒不問人間事而上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上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旬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先給俸料上已宴曲江度不赴上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邱禱別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上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諡文忠贈禮優縟命京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上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輕重二十年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宋廟食

裴潏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及伐蔡復以中人領館驛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

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上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柳泌韋山甫治丹劑潏極言金石性酷烈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貶江陵令穆宗立召爲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斷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潏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由給事中爲汝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潏悉心事上疾黨附嘗續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柳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泌等誅世益謂潏知言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
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
珣瑜委校辭判研覈精密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
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垪曰吾惜不及知比日
人物君精鑒爲我言之垪卽筆略疏三十人吉甫藉以薦
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罷
學士爲戶部侍郎上器垪方直以爲任公卿眷信彌厚吉
甫罷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垪
始承旨翰林小心慎默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
慝吐突承瓘承間欲有關說上憚垪誠使勿言在殿中常
呼垪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所監軍許遂振所誣

詔授冗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
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垪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
宗擅襲節度吐突承瓘又欲撓垪權探上意自請往時澤
潞盧從史詭獻征討垪固爭以爲從史內連承宗外請
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
而今欲奪承宗地賞罰不一沮勸廢矣上卒用承瓘謀討
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旣而從史部將王翊元奏
事垪從容以語動之遂得其大將烏重印等要領乃爲上
陳從史悍傲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
師之勞上初矍然徐乃許之垪請秘其計俄而重印縛從
史獻於朝垪奏承瓘首謀無功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
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

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均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均氣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執政多忌惟均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遷官過謝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均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繼爲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焉五年暴風痺上遣問藥膳進退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

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不宜冒奏乃徙太子賓客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於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李絳言裴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乃釋議者益信處位之難云

裴坦字知進聞喜人隋營州都督世節裔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傅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絢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能奪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裴休字公美肅仲子操守嚴正童時兄弟肄業家塾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劉晏法盡廢休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顧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

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建言收居茶以邸閣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曠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適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尤通浮屠法

裴贄字敬臣聞喜人坦從子也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貶爲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裴均字君齊倩子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
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建封扞李希烈以參贊勞
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累遷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
司馬就拜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均發精甲三千逆擊
之賊望風却加檢校吏部尚書諫官李約疏斥之元和三
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任將相凡十餘
年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譚忠絳人祖琮天寶末令內黃殉城忠豪健喜兵范陽節度
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
伐趙魏博節度田季安欲先捍之忠時使魏入語季安曰
是引天下之兵也不如悉甲壓境陰遺趙人書使遺魏一

城魏得持之奏捷則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用其謀忠歸
燕謀欲激燕伐趙會濟合諸將議忠疾對曰天子必不使
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擊之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
日詔果來使無伐趙濟召問何以知之忠曰此潞盧從史
計以燕販忠也濟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遂屠趙饒陽束鹿十四年趙人獻城冬誅濟忠因說濟弟
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
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總泣且拜曰吾心定
矣明年春總去范陽卒於趙忠護喪西數日亦卒忠官至
御史大夫弟憲安次令

王質字華卿龍門人通五世孫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
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無進取意姻友苦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勸乃舉進士甲科由秘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
由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得罪與諫
官伏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申錫得不死爲宦豎
所惡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
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白畏
慎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善德裕而中立不爲
黨奏署幕府若河東裴彛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梁國
劉蕢皆一時選云

裴識字通理度子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蔭補京兆參軍擢
累大理少卿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
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尙恐熱
上三州七關宣宗擇名臣屯守以識帥涇原親臨遣識治

堡障整戎器開屯田立將士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
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尙書徒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
等軍進檢校尙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
之果得泉歷六鎮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裴諗度子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
思度勲望待諗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加承旨
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迫僞官不從遇害

裴樞字紀聖寅子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
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入蜀擢殿中侍
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
中改京兆尹雅善孔緯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
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朱全忠聽命昭宗悅遷兵部侍郎

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工部尙書已拜
檢校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
有經世才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
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
樞以爲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持不下全忠怒
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簿今乃爾柳璨聞卽罷樞政事
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
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
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五代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
司空裴璩判度支辟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汴宋

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
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
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訶虛
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
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
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目迪曰叶
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
太祖卽位拜右僕射居一歲以司空致仕卒

裴羽字用化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爲河南壽安尉事
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
右散騎常侍陸崇使於閩海風飄至錢塘被留經歲崇疾
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
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周
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裴皞字司東河東聞喜人裴氏世爲名族皞容止端秀性剛
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爲校書郎拾遺補
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皞喜
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
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
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
馬尹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尹孫知舉引新
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
翰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亦以
爲當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開寶初起國子祭酒征河東命權知趙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逋賦代輸皆納其妻女以爲質守素表其事卽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主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僑河南第進士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爲羣牧判官考集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

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卒夜告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選兼太子賓客坐貢舉復爲給事中兼羣牧使曙妻寇準女準貶降知汝州再貶郢州團練副使起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殺人獄具獨疑之旣而杜衍提點刑獄事果辨作辨獄記以戒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重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

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遂詔不復繕修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在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嘗舉寇萊公以戒游晏修起對曰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戴斗奉使祿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王益恭字達夫曙子蔭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數解官就養曙治第西京益恭勸引年不果終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遍遊名園山水累遷司農少

卿卒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化先子舉進士爲州第一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其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博者適至邏卒捕送州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實徙儀州推官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盧之翰始怒旣而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歲調兵三百采鐵給錢監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侵黑林平地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遂伏坐失舉免起通判

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
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奪哀擢三
司戶部副司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戶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延州趙元昊遣吏至汴請俸吏因市禁物隱闕算請留
蜀道縑帛于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上益加重使遼還遷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
數事遼使蕭從願請見章獻后且言南使至遼者皆入見
奎時館伴折之曰今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
乃已或讒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務
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
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
子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
吾不汝貸矣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
密遣捕殺之坐客莫知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召爲龍圖
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上諭曰章聖嘗以爲卿可
任今用卿章聖意也俄遷給事中上嘗謂輔臣曰臣事君
鮮有克終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
事以對上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謁太廟欲被服袞
冕奎力陳其不可不聽及章獻喪上曰頃數引其衣若有
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章聖于地下卒
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勲等以喘疾數辭位罷
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上手書禁方賜之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數
宴大臣奎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
以重朝廷也上善其言及參知政事謀議無所避又能知
人善任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從子
爲嗣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中服勤辭學科第一
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坐失劾鹽池吏降監河中府稅復
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初遷太常丞擢右正言
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
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
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
中丞災異求直言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

四曰節用河北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寬播種緩催欠
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
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議點鄉兵久不決
遂與王黼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
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或請趨北原觀曰太守獨去如
州民何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退徙鄆州請弛鹽禁
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
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請便郡養父居業以觀文殿學
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父憂哀毀旣練卒贈吏部尚書諡
文孝觀嘗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
觀貴居業至大府卿嘗嘉洛山川風物觀買田宅營林榭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以通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恬曠
少欲書必楷無一行草仁宗飛白書清字賜之以賞其節
云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力學通經史百家書第崇寧
五年進士對策言章惇誤國累官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
知其能擢開封士曹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
何庸議已而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
議狀高宗除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
官幸建康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
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
所上納之應詔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
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

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
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
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
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王德擅殺韓世忠將而世忠亦
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
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
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
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
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
六遂遷侍御史幸會稽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
督王瓌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
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

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地
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
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
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勝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
請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
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
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
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
鼎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
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
浚往援之浚不行楚遂陷金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
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嘗以敵退援

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
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
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遂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
改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
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
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議取襄陽上問岳飛
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異議飛出
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
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
豫鼎復爭之俯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
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知樞密院川
陝宣撫使鼎辭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

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乃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書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多留行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合兵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他幸者鼎曰戰而不

捷去未晚也上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劉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乃止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尋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

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
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公頃
言金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本心
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
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
博采羣言爲善後計詔呂頤浩等議之五年還臨安晉守
左僕射知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
條置座右次第奏行及封瑗建國公建資善堂鼎薦范冲
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監修神宗
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
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

卿欲共由斯道疏謝劉麟劉猷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
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淞江上
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
敵光世乞捨廬退保采石鼎奏曰官軍與豫戰不能勝或
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浚合光世軍盡
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
藕塘與猷戰大敗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
棄廬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
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猷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
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
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
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臨安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竝聽參謀呂祉節制瓊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報初至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下罪已詔鼎

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謫浚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同列抅解猶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乃解鼎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劉豫廢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多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上喜曰朕常慮江淮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鼎曰羣臣憤懣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宜以不得已諭之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時欲抵潘良貴罪併逐常同鼎奏向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

給事中張致遠不書黃上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爭璩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言戒出趙鼎意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

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對上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或不從則已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責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戶部官進錢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聞上遂出爲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

周秘陳公輔之徒能去之乎乃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
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踈遠小臣何由得其姓
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
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
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
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之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又
論之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
復用諷次翁又論之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
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
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又誣之移吉陽
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
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
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
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至
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
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
之明年得歸葬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後配享
高宗廟庭擢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
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
得全集論者謂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僑家焉宗政幼
豪偉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率義士據險
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

山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
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襄陽
嘉定十年金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
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三軍設三伏蹀血以戰金兵
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
人大駭宵遁方時帥京西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
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
一年金帥完顏賽不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
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乃周城開濠四面
兵列濠外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
突擊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率諸將出戰金人
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可擁步騎傅城
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

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弩子手貳千擁雲梯天橋先登又
募鑿礦石工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
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隕穿弁才透卽施毒煙烈
火鼓鞞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剗土城頽樓陷宗政
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
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
躬督役五日成金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
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
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將
於後拒馬揮刀迫令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俄
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血戰凡十五陣金
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轉鬪入城遂賈勇入金營
自哺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訛可走奪銅印十有六獲輜
重牛馬萬計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
置司以湖陽縣迫金境檄宗政圖之一鼓而拔燔聚夷砦
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代許國爲荆鄂都
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爲
濶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
居籍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
孟爺爺俄病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爲將有
功怨必賞有罪親必罰好賢樂善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
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孟珙字璞玉絳州人僑棗陽宗政子也四世祖安嘗從岳飛
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珙料其必窺樊城獻
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
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援棗陽常父子相失珙望
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
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
路攻棗陽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復取它道劫金破砦十
有八斬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升下班祇應十四
年制置使趙方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特授承信
郎父憂起復辭訖葬轉成忠郎理宗特授忠翊郎差峽州
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
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徑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
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

司以珙代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朔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四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軍民分屯收五十萬石又命忠順軍家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毋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與武天錫移刺瑗犄角天錫聚衆二十萬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獲五千級俘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千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嘗語制置司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杳騰雲呂堰等若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戰夏家橋

小捷金人尋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一斬首三千馬牛橐駝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以賓禮見瑗仙自順陽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請少壯籍爲軍俾自耕守才能者分土地任職使各招其徒制置司是之七月巳酉仙將劉儀降珙問虛實儀曰仙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入砦金人不

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楊清等
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丙
辰出師馬蹀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
圍紇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戮山積餘逸去者
復爲成明伏軍所得衆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
與金人遇大捷三戰三克丁順等尋破默候里砦珙召儀
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
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乃遣德行儀又請選
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從之德顯卽日乞降復
遣儀候之顯軍五千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周視良久
饗以牛酒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
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仙衆果登山及半

文彬麾旗伏四起仙衆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殺其將兀沙
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
還具言仙謀往商州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
等受方略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
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前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
鮎魚砦仙易服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仙與五六騎奔
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
陵府副都統制元遣王檝約攻蔡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
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眞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
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千二百級元帥倂蓋遣使來
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蓋喜約爲兄弟酌馬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渾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
偏裨八十有七人降人言城中饑珙曰當盡死而守以防
突圍與倂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元萬戶張
柔將入城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
不肅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斬山
以狗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三百餘級
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
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
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
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
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
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

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
將斬之獲其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端平元
年正月辛丑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
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
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
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
門西開招倂蓋入江海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得金諡寶玉
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
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特
遣使朝陵諜云元兵哨已及孟津珙曰吾選精騎疾馳不
十日可竣事待師至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
陵下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功尤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上問恢復對曰願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黃州三年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剗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州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皆委郡去復州守死之衆謂宜令珙往援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

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尋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口温不花入淮甸蘄舒守委郡去光守降攻黃守將戰復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狗御筆賞將士特賜珙金盃珙益金以予諸將遣醫視療士卒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尋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

視行府叅謀官又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
擣襄郢於是張浚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家頭樊
城郎神山屢捷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
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
復光化軍息蔡降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珙收復
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通饋饟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
由是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曰襄樊爲朝廷根本今
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
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
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元兵欲臨
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給餉以二千人
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來歸獎用之珙弟瑛

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守歸州隘口萬
戶谷元兵自隨闕江密遣劉全拒敵伍思智以千人屯施
州元將塔海禿雪入蜀師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
艦遣張舉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
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珙請帥師西上璟調
金鐸一軍迎拒於歸州大垓砦劉義捷於巴東縣之清平
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
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剗制置副司及移關外都
統一軍於夔任浩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
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各屯萬人舟師
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
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二州曉諭熟

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元兵布種積船材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燒船材又遣張德劉整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所部來降勅飛鶻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交章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大慚釐蜀弊政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言大理國

請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爲亂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建祠岳陽祀京襄死節死事臣賜名閔忠廟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援淮東子之經監軍京兆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全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會諸軍元兵至三川下令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使高達斬以徇諸將稟命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言沅之險不

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調京湖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遣劉全將以往繼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

州與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渡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回授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非故事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使張漢英帥之又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

險要形勢隨宜措置朔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蜀士聚公安襄士聚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使有所教養上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珙白於朝不省珙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卒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上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著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段應規司理叅軍門族蕃大連薨接開相望屹然邑人號爲司理庄四世孫季亨季良季良生矩俱有隱德

金

李愈字景韓絳州正平人業儒術登正隆五年詞賦進士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監酒副使遷冀氏令至解州刺史章宗卽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使從王

賜宴北部還言諸部所貢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勲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奏謂愈一書生用心之忠如是下尚書省議愈尋遷同知西京留守復表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北京提刑范楫知歸德府鄧儼各舉自代擢爲河南路提刑使上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從之時九路提刑以愈爲最五年入覲平章守貞謂愈見職甚幹上曰愈敢爲所論河決事宜遣大臣護視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尋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

義軍奏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刑部尚書闕議用愈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愈多言耶特召用之愈奏故事陳言者洩漏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此蓋所以防閑小人比年詔求直言命朝臣轉對外路官皆許言事此皆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汭尤近界陞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閒適也不從夏四月復言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闍母等皆不足恃况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復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

年七十二謚清獻著狂愚集二十卷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革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太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正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爲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母憂起復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革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徒單南平貴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貞祐二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叅議圍元兵入革自殺贈尚書右丞

官四年拜叅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勅條特旨奏斷不爲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爲正詔從之是歲元兵破潼關上表請罪不許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權叅知政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二年十月平陽被圍元兵入革自殺贈尚書右丞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博學能文明昌五年詞賦進士貞祐初爲監察御史三年上言叅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欲責其報效遽授以執政顧乃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退乃恬然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安居目視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守令貪殘盜賊滋起災變不息不能日夜講求啓告陛下徒日閱按倉庫規畫權酷豈大臣所宜親願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罷祥職且諭規曰卿敢言如此朕甚嘉之時沿河悉禁米斛河北艱食四年規上言昔秦晉爲讐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况軍民効死禦敵若復乏食何以自聊人心一搖爲害不細請於太陽孟津等渡閱視過河物每石官收毋得過半庶幾利厚息者輻輳而往公私稍足宰執議埃元兵還行之規請三月巡按至徐州

言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往討紅襖賊大掠良民乞敕有司放免餘路但有掠國人爲驅者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望詔從之又奏河北瀕河州縣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一總領率皆閑官無賴徵逐取給日以爲常敵至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朝廷重柄豈可輕假小人宜皆罷去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復條陳八事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任臺諫以廣耳目崇節儉以答天意選守令以結民心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愛重官賞以勸有功選將帥以明軍法練士卒以奮兵威而論責大臣曰宰相大臣社稷生靈繫以安危乃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况近詔軍旅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是親其細而不

圖其大也伏願大計密謀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有所責矣上付省詰問宰執惡其紛更謂言多不當上初無意加罪祇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哀宗立召爲右司諫權吏部郎中正大元年議修復河中府規與完顏素蘭楊雲翼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又困雖修亦不能守不若令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營修未晚從之尋坐尚書趙伯成爲王京所訟規亦解職十一月改充補闕又言將相非才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奏五事一尚書省兼理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宣撫使招集流亡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規奏雨水不時則責審理其職燮理者當

何如且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上善之而不能有爲也十一月上面諭宋人事規進曰帝王兵貴萬全昔光武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鬚爲白也又諭和蒙古無益規獨進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烏古論四和曰陳規言非是監察御史完顏習顯和之規對曰和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激勵將士以待其變事竟不行十月與右拾遺李大節劾同判大睦親事撒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出撒合輦爲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專輒至送宣傳旨公受賂遺而臣僚多罪同罰異上納之規言事不少假借凡宮中舉事必恐其有

言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及進御召問
陳規知否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而一時近臣
竊議亦曰畏陳正叔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
之規剛毅質實篤學至老不廢詩有律度渾源劉從益見
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時事輒憤惋南渡
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
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復中書判優等
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不取度必
有仇一人橐中盛佩刀不服詰以刀蟻馬血火煨之則刃
青其人歎伏果與逆旅主人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
割民牛耳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

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轉臨洮府并陝西東路戶籍
河東北路度支皆爲判官泰和中伐宋充撫司經歷俄
遷解鹽副使歷同知保大震武節度事母憂起復震武遙
授忻州刺史正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行三司事興定三年言近日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故籍
邊鄙民爲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舉陳留
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効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
之是歲七月置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
科差及鹽鐵酒權等事復亨攝西路治河南奏民間銷毀
農具以供軍器非便其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
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
用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使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

濱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爲宣慰使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污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禁官吏會飲又奏民間差發養驛馬最甚可依舊設回馬官官給使者食料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河南開田全免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草時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故驟至通顯旣執政頗矜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因監廷試謬放

進士盧元及第奪兩官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梁持勝字經甫稷山人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使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持勝力沮萬奴怒杖之上京行省太平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署左右司員外郎而焚毀上京奪元師承充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事泄俱被害贈中順大夫韓州刺史

段恒稷山人字元貞鈞孫素以德誼才學聞應詞賦進士舉屢中至御試輒有蹉跌金南渡之歲詔曾三赴廷試不中選年五十者賜同進士及第人多冒濫求進公獨曰吾實

四十有九將求入仕欺君可乎終不陳

段鐸字文仲矩子少孤以孝謹聞有大志與兄鈞同登詞賦
進士調長安簿陞兵部主事審決河北路刑獄授曹州刺
史華州防禦使草疏求退躡進兩階加護軍武威郡開國
侯以疾卒于家

元

孔錦山字晉望雄勇多智略善騎射初襲父爵千夫長從征
累有功戰於茶山墜馬騰上者三世祖賜錦衣弓矢鞍勒
累陞礪門等處鎮守萬戶子禿魯卜有父風次也先不華
俱礪門等處副千戶佩虎符

史遷建堂後裔初封鎮西元帥後入朝爲相子三承慶承宗
俱爲令教民開水利植椒樹功德載蛟龍碑記用禮管河

津諸軍奧魯

尉遲天澤絳州人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在俘
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埋之帶孫令佩金符授霍州御
衣局人匠總管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讀春秋通大義辟懷仁丞
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
史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辨天福枚數之至
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在不宥因目天福曰巴
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之毋隱廷
臣皆震悚巴兒思者謂不畏強悍猶虎也帝仍加厚賜天
福曰言臣分也受賞非分也卒不受時御史臺置二大夫
天福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頭不能寸進今

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
理大夫孛羅遂以年少引退按行畿輔時監敢普得罪御
史按之不服天福廉得其死罪十有七俄以宥免經臺門
大詬急捕之檢行囊得賄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明日
陛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爲天福對罪十有七條赦
七留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十二年罷按察司天
福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
司已也大夫王昔帖木兒駭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
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阿合馬益不悅左遷衡州路同
知不就後歷河東淮西湖北諸道按察使善辨疑獄大德
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卒年七
十三

段輔字惟德思溫子奎章學士與虞集馬祖常等並兼經榜
官尋遷吏部尚書授湖廣等處叅知政事除陝西諸道行
臺侍御史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霍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
鼐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
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爲謹恪常賜酒帛得侍左
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粟苗不種而萌偶出
一莖雙穗衆以爲嘉禾陞家令四年選爲河東山西道宣
慰司同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入見上方食賜以餽餘擢
工部尚書尋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
都漕運使二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曰勞諸
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

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報卒年五十三

韓亨甫絳州人由中書省椽授監察御史後調東平路總管至正間毛貴作亂守城死節贈陝西行中書叅議

張仲儀字伯威絳州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累遷杭州路總管府判官上下稱能吏海寧潮溢沒民田廬伯威禱于海

神水隨退遷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使歲饑民將為變伯威單騎出撫之民感泣散去言于省臣發粟賑濟陞撫

州路總管卒年六十九

張鳴鶴方正篤學登進士第授晉寧路縣尹蒞政嚴明吏民畏懷仕至工部司丞

李思敬字君讓仕至肅政廉訪使以孝廉稱子僕有文學授

榆社縣尹後至肅政廉訪副使僕子仕林亦貴時名其里

曰登瀛

車海垣曲人奉上諭南陽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擬充萬戶侯勾當遇剿捕有功屢加陞賞子彥英初任濟民

渡譏察陞本縣辦稞務官總府

王晉卿垣曲人官金牌元帥守孟津立大功

明

高鐸字鳴道絳州人從李彥英遊與陳行義共朝夕學益進

洪武甲子舉鄉試第一登甲戌進士累官刑部侍郎調僉

都御史舉師李彥英為平陽絳州訓導友陳行義為蘇穎

知州督築留都城開三山街又奏遷金城驛為侯馬驛卒

贈尚書

田深稷山人洪武甲子舉人拜福建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廉譽丕著出爲長葛知縣不啻威嚴以惠德化民考績改知保定縣葛民赴闕奏留復任九載陞許州知州惠愛廉平人歌來暮焉

趙朗垣曲人洪武乙丑進士授浙江道御史摘伏發奸風裁峻厲朝廷重之呼爲長御史

石堅絳縣人洪武中以貢生任齊河縣典史擢行人司行人負忠義饒胆略永樂時高麗不庭抗疏請往平之上問計將安出對曰兵難遙度陛下第命臣臣必有以復陛下上奇其言遂以高麗事付之堅單騎往面其主宣布朝廷威德高麗王笑謂子一人至吾國何敢大言堅曰固知若必

殺我但興師來勦若輩不爲齏粉乎高麗王拜服卒不煩一兵以片言讐屬國使奉正朔還授按察司副使

曹璧稷山人洪武間貢生清介有守初任洛川主簿遷城固知縣調嘉定秩滿將遷數萬人走闕下祈復任留嘉定者又九年

趙鏞垣曲人洪武間以指揮奉命撫安本縣威惠有聲後以功封南雄侯

李謙稷山人建文庚辰進士任開城知縣潔已惠民以廉能著子磐宣德丁未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風裁凜然孫璽中成化鄉試任直隸平谷縣學訓導累官武昌府通判廉明公正吏民畏懷

王彬絳縣人永樂丙戌進士任直隸興濟縣知縣時運河衝

决城郭漂搖久難葺理彬臨河歎曰天欲溺吾民何如溺我卽投身于河門役挽帶隨之越明日漂尸于縣堂冠帶如生濟民哀而立祠歲時祭禱

郭鑑絳縣人宣德己酉舉人官廣西道監察御史出知兗州府加叅政銜致仕歸薛文清瑄爲之贊以杜詩趙抃比之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性穎敏年十二能爲詩賦父貞任玉田教諭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僑北土貞竝禮爲瑄師由是得聞洛閩之學乃盡焚所作詩賦專意講肄後貞改官鄆陵鄆陵諸生多樸陋乃命瑄補鄆陵學生永樂十八年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授御史三楊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

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稱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欲瑄一往見振俾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妻不肯妾遂訐妻毒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受賄下獄論死瑄繫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甕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抃乃免刑久之釋
還景帝初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分守北
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
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
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粟火富豪居竄海濱王
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判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
恚曰此老倔强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請老不許英宗復
用楊善薦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
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瑄力言於上獲減一等上數召見
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歎曰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乎疏乞骸骨許歸瑄學一
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爲

世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
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天順八年六月得疾賦詩曰矮房紙帳竹屏風睡覺東窗
日已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危坐正寢而
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時給事中張九
功請從祀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
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賜名正學隆慶六年詔從祀大成
廟庭

甯瑛稷山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禮部主事尋擢湖廣布政司
叅議陞叅政時荆襄盜發上命將勦之瑛督餉不乏旣平
賜衣二襲

陶銓字文衡絳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授行人奉命至太原會

中官王振亦至聲勢烜赫銓不一往謁歷陞陝西叅議和平愷悌士民戴之致仕歸與鄉里耆碩爲九老延齡會有盜持炬入室見其所有惟敝書舊衣歎息去有司欲窮治銓曰彼以貧來值吾貧而去奚究焉其溫厚類如此

普暉垣曲人景泰癸酉舉人授白河知縣政聲卓異除虎害民立生祠陞監察御史執法劾奸擢山東按察僉事大臣迭薦有經濟才將大用尋卒時論惜之

薛璘河津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評事知山東萊州廉明節儉惠利及民期年卒于官民悲號如喪父母先守兗州以萊州守易之充民歌曰誰將萊州土來換兗州金其得民愛慕如此

王哲字文明聞喜人天順庚辰進士授行人使浙蜀謝餽遺不受擢監察御史劾邊將劉聚殺山谷民冒首功誅之歷廣平鳳翔徽州知府革日供堂直銀及商引錢徽人有不受錢之歌遷陝西叅政歛民鄭恕等控撫按休寧民程文等走闕下乞留不獲爲肖像紫陽書院抵陝適歲饑軍餉告匱請于藩司得銀若干兩易棉花給民令織布折租餉得無缺民亦賴之以濟獨賊圍白水橫甚哲諭以禍福皆羅拜引還孝宗旌內外廉官名在第四擢浙江右布政未幾以前在秦時巡按與布政相構牽連罷歸或傳冢宰語令自辨哲笑謝之遂不復出家甚貧年七十六歲自爲贊詞卒

王衡字宗銓稷山人資性絕人弱冠登天順甲申進士授淳安知縣屏豪強裁冗費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多所建白出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按遼東陳邊務時宜清理畿甸軍政又陳革弊八事時宜
六事出爲松江知府奏華亭上海災秋糧准納銀布又以
舊糧運至瓜淮每致虧折奏請就支本倉又劾平江伯不
戢軍士有旨約束二運皆停至今賴之又以織造至者多
所需索持法裁之中貴歛跡居官七年清介如一日以內
艱去官起補廣平知府引滏陽河灌田題曰利民閘時以
農民輸粟予官上疏痛言其弊事隨止陞浙江叅政轉陝
西左布政使減鹽值通商賈邊需以裕奏發帑銀五萬補
西安等郡逋負剛直忤時致政歸居第隘陋有司請葺治
不許守真履素不以勢利自多卒年僅五十有四

陶璽字廷用絳州人叅議銓第四子天順甲申進士性通敏
廉潔初授戶部主事遷員外督德州倉儲先是邾城所輸
未足額當事者積其粟於河岸而逮繫其官吏三年猶未
結璽至廉得其狀卽日釋之自是勸輸恐後終其任無少
逋者薊州民田五萬餘頃爲權貴人侵據奉命清查悉得
守舊業齎帑銀餉遼左榆林軍分給公平負戟之士胥歌
舞山陝兩地歲洊饑民多流移有司徵逋賦甚亟力請蠲
除得免遷郎中出爲長蘆運使前使藏金署井中求得之
悉付還人稱君子

趙仲輝聞喜人父璧舉人永清教諭仲輝成化乙酉舉人時
舉業者多記京華口抄仲輝奏請禁絕登辛丑進士歷戶
部郎中廣平知府嘉靖庚子廣平連鑛巡按山西顏其門
曰清平太守之家孫九思進士海門知縣調長洲卒于官
崔縉字縉紳聞喜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性方正好

古其祖以縉先聘妻寒微貌陋曰汝中黃甲爲京官可出此婦爲而另娶縉曰此天地定配寒微荆布豈可忘乎不從士大夫義之

毛憲絳州人成化甲午舉人由三氏學教授任西安府學教授師道尊嚴言行不苟嘗曰士子讀書處事只求一個是且令諸生宿號舍夜行以巡之其貧而好學者必捐俸助給一時陶成最多陞韓府長史

李泰字時雍聞喜人沉默嗜學言動不苟嘗揭宋子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詔學者曰此立命安身符也中成化甲午舉人授林縣知縣爲政以禮風清弊革以艱歸補恩縣在任七載境內肅然及致仕恩人挽送自邑達境上如失父母哭聲不絕抵家杜門讀書非公不造邑庭三原馬

光祿理題曰貞分先生

姚達字文達絳州人成化丁酉舉人授宜川訓導條約嚴明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士子皆有所矜式比三年歲大饑使子偉抵家攜兄姪至宜川資俸以養九年秩滿改宣府萬全衛訓導衛諸生素務弧矢而輕詩書達請于當道始新置學田進諸生講經史及孫吳書勤懇忘倦未幾京闈中式二人襲職至叅遊三人指揮千百戶三十餘人時諺曰邊陲文武臣多出先生門秩滿士大夫製詩留別諸生泣送百里外陞考城教諭條約嘗如宜川辭歸不允又陞彰德教授尋以疾致仕歷官四任清慎自持訓課有法爲世所罕覩焉

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繇長垣知縣擢御史

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考察官吏奏免百五十餘人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色白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溫處銀鑛而置鎮守中官張慶于法章下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訐亨工科給事中龐泮言亨直詔停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亨慶等構之謫涇陽知縣卒

韓重字淳夫絳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性通敏貌魁梧初授禮科給事歷本科都給事諫萬貴妃過寵又疏陳西僧煽惑出爲陝西叅政遷右布政使清軍務督馬政以最擢應天府尹廉敏益著降旨褒諭補順天府尹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遼陽劾奸宦梁玘貪橫罷之擢南京兵部侍郎處公署中遇事直行已意改北京兵部進南京工部尚書疏請止

不急工役得俞允爲劉瑾所嫉因求致仕命下瑾令所私計算財費鈎致年餘無所得居廣陵聽勘疽發背卒訃聞賜祭葬如例重父英正統戊午舉人任惠州同知多惠政曾孫科隆慶間貢生任濟南通判廉介有祖風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叅議琰舉成化十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進員外郎晉固原兵備副使練士卒廣芻粟歷九年部內晏如遷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刑部右侍郎陝西遊擊徐謙訐御史李高厚賂劉瑾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詔獄褫其職罰米四百石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巡視浙江賊王浩入聽撫寧紹颶風民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三
漂沒萬數出帑金賑救而大築堤於蕭山會稽凡五萬餘丈乃奏設兵備道守要害防浩八黨遣將擊斬其渠魁遂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境內以靖復命總督漕運七疏乞歸世宗初起故官凡三督漕軍民不嚴而肅琰性清儉飯惟一蔬行李止三竹筍尋加戶部尚書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書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朞屢乞休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卒年八十有四贈少保諡恭介

宋鐸聞喜人成化庚子舉人西安府訓導陞夏津知縣以公廉著艱歸父老贖以錢却不受後補山陽縣有君子父母之頌

閻珪絳州人成化癸卯舉人任通州學正九年陞西安府教授劉儲秀杜某方爲童子家貧膏火無資珪識之延之學與已子宗舜聯榻親爲課業給以饗殮且爲杜完室相與七年陞國子監博士職滿歸後劉爲督學杜爲方面相繼顯達珪故卽窆而杜始聞臨冢致祭哭之慟蓋恩誼所感也

